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 外套

[俄] 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ASHIIE  
JALINGZHU



## 名家推介

■ 世界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之一，出色表现小人物微不足道的快乐与深沉悲痛的命运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 外套

[俄]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套 / (俄)果戈理著;刘开华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353-5

I. 外... II. ①果... ②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4154号

外 套 (俄)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3  $\frac{2}{3}$

字 数:65,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53-5

定 价:8.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 名家推介 ]

果戈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最著名的小小说家与剧作家。二十二岁时写出众口交誉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十六岁时以《小品集》与《米尔戈罗德》蜚声文坛,二十七岁时以《钦差大臣》轰动京城,三十三岁时以一部《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三十八岁时推出的《与友人书简选》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思想论战……

果戈理毕生致力于用艺术的笑声鞭挞鄙俗的魂灵,用不倦的雕刀解剖可怕的庸俗,透过“世人所能听得见的笑和世人见

不到的、没有尝味过的泪”，来再现生活，来审视人性。列夫·托尔斯泰称果戈理为“巨人的天才”；鲁迅赞赏果戈理“创造出来的角色，可真是生动极了……”

《外套》被公认为是果戈理“彼得堡故事系列”思想与艺术的高峰。《外套》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小人物”形象画廊中的一个典型。“小人物”那微不足道的快乐与深沉的痛苦，在果戈理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内心世界的叙述中，以如此震撼人心的真实与力度展示出来。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为自己添置一件过冬御寒的新外套，以替换早已穿破穿烂的旧大衣——几乎演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灾难、一个事件。这事件充满一种为富豪们绝不熟悉的出人意外的戏剧性风波与悲剧性结局。悲剧性不仅仅在于“小人物”在现代文明都市中的物质生存境况，还在于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小官吏被官僚机器挤压

成一种“精神机能萎缩”的人，还在于“小人物”的“兄弟们”那样的麻木不仁……然而，果戈理并没有把他的主人公写成木偶。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中尚存活着他本人不曾意识到、他周围的人也不曾看出的“人性火花”。

《外套》对后来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代俄罗斯作家“都是从《外套》走出来的”。作家紧扣细节张力，而在“现实时空——心理时空——艺术时空”之变形中作自由切换，使故事引人入胜；以“阴冷的幽默”来呈现“人的萎缩”，则叫人毛骨悚然。

《狂人日记》以疯子的变态心理折射出疯子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变态——这使《狂人日记》成为讨伐这个世界的一份呐喊与宣言。“折射”——以疯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折射”世界的反常与社会的黑暗，这是《狂人日记》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而且，果戈理在这里运用的是“双

重折射”。就像将军们、司长们的道德面目通过小狗美琦的眼中“折射”出来了，疯子波普里辛的日记“折射”出帝俄国家机器之全部腐败本性，“折射”出爱情、劳动、艺术、美、社会义务、个人尊严等等在这个强权世界里一一遭受扭曲。

《狂人日记》的社会批判激情与人道主义精神，征服了无数读者。西方读者是从《狂人日记》中最先领略果戈理的思想激情与叙事风采之一斑的；在东方，也不例外。我国现代文学一代宗师鲁迅在 1918 年甚至创作出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同名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曾坦言自己的《狂人日记》承受了果戈理的这篇小说的影响，并比较了两篇《狂人日记》的不同特点。

在《鼻子》这篇小说中，果戈理选取了八等文官柯瓦廖夫少校“丢鼻子”、“找鼻子”这一奇诡情境，对那个不能没有鼻子、甚至鼻子要主宰着人生舞台的荒诞世界，

展开了令人捧腹的嘲弄。主人公的行径与心态令人可笑；而使人丧失人的本来面目的社会则令人悲哀。故事的收场，更具社会批判激情与文化审视锋芒。曾经丢失的鼻子终于复归其位，庸俗的官吏重又陶醉于其庸俗的生活，庸俗的世界并没有因这起“奇诡的事件”而发生丝毫的改观。“鼻子”在这里岂不是一种特别的符号，特别的象征？

果戈理就是这样善于以亦幻亦真奇诡迷人的情节，叙述出现实生活本身就有的魔幻般的幽灵性，披露出现代文明社会都市人灵魂内部的一层阴影：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庸俗——“不朽的庸俗”。果戈理在这里既尖刻地嘲讽了彼得堡官僚们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虚荣心态，又有力地鞭挞了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扭曲的心灵，还形象地显示了生活被肢解、生命被碾碎、生存意义被阉割的过程。果戈理在这篇小说里开创的使魔幻与现实双重空间“自然



转换”，使虚拟与真实双重视界的接合不露“斧凿之迹”的笔法，对后世小说家，诸如卡夫卡与布尔加科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启超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            |     |
|------------|-----|
| 外套·····    | 1   |
| 狂人日记 ····· | 64  |
| 鼻子·····    | 113 |

## 外 套

在司里……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在哪个司吧。再没有比各个司、团队、办事处的人，简言之，再没有比各种公职人员更爱发脾气的了。现在任何一个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听说，前不久，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我不记得是哪个县的了，递交了一份呈子；在呈文上他清楚地阐述道：国家法令正横遭破坏，他神圣的名字被随意践踏。作为证明，他在呈文后面附上了一本厚厚的叙说风流韵事的传奇作品，书上每隔十页便出现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有些地方甚至是喝得醉醺醺的警察局长。



所以,为了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把这里谈到的那个司姑且称作**某个司**吧。总之,在**某个司里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很难说是相貌十分出众:他短短的身材,脸上有些麻点,浅棕红色的头发,看上去眼睛还不大好使,脑门上有一块不大的秃顶,两个面颊上满是皱褶,脸色是那种所谓的好似患有痔疮的灰黄色……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彼得堡的气候之罪过。

至于谈到官阶(而我们这里不论做什么事首先要报官阶),那么,他是那种所谓的永不升迁的九等文官;众所周知,对这种人,具有专爱欺负老实人的好习惯的各种作家,是极尽嘲笑与奚落之能事的。这位官员姓巴什马奇金。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姓氏原来是从巴什马克<sup>①</sup>变来的;但它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样从巴什马克

---

① 巴什马克(Башмак)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矮靴皮鞋。

变来的,这就不清楚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所有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长筒皮靴,一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名字很古怪,别出心裁<sup>①</sup>;但是请相信,它绝不是挖空思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当时就那么个情况,根本不可能给他起另外一个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3月25日晚上出生的。现已去世的母亲,官员的妻子,一位非常贤惠的女人,打算按规矩给孩子洗礼。她当时还躺在门对面的一张床上,右边站着教父和教母。教父伊万·伊万诺维奇·叶罗什金是个非常好的好人,在参议院里当股长;教母阿林娜·谢苗诺夫娜·别洛布留什科娃是一位巡长的妻子,一个

---

<sup>①</sup> 阿卡基是名字,阿卡基耶维奇是父称,意即阿卡基之子(父亲也叫阿卡基,父子同名)。

具有许多罕见的美德的女人。人们给产妇提供了三个名字,让她任选一个:莫基亚,索辛亚,或者为纪念苦难圣徒而给孩子起名为霍兹达扎特。“不行,”现已去世的母亲当时想,“全都是那样的名字。”为了让她称心如意,又翻了一页日历,又出现三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真倒霉,”老婆子说,“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我还真从来没听说过呢。哪怕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也好呀,可总翻出些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欣和帕赫季西。“哼,我早看出来了,”老婆子说,“他恐怕也就这么个命。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让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名字就这样出来了。

给孩子洗了礼。在洗礼时他哇哇大哭,做出那么一副难看的样子,就好像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是个九等文官。简言之,

这一切的前后经过就是如此。我们这样说一说,是为了让读者自己看到,事情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根本不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哪一年、什么时候进司里供职,是谁把他安置进来的,这谁也回忆不起来了。不管换了多少任司长和多少个各级长官,人们总是看到他坐在一个老位置上,始终是那同一个姿势,担任那同一个职务,始终是个文书官;所以后来人们确信,他看来就是穿着制服、脑门上有块秃顶、原封原样地降生到世上来的。在司里,人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他进门时,看门人不但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就仿佛飞进接待室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苍蝇似的。长官们对待他冷冰冰的,十分蛮横。一个副股长通常把公文往他鼻子底下一塞,甚至都不说一声:“抄写一下。”或者“这是一份有意思的好活儿。”或者说点其他的、在文明的机关里惯用的中听的话。他只瞧一眼文件,便把它接下来,也不看看

是谁塞给他的,那人有没有这权利。他接过来,就开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尽其小官吏的聪明才智来嘲笑他,用俏皮话挖苦他,当着他的面讲述有关他的种种全系编造的故事,谈论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说她打他,问他们俩什么时候举行婚礼;还把碎纸片撒到他头上,并称之为下雪。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对此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面前什么人也没有似的;这甚至没有影响他的工作: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纠缠中,他连一个字母都没抄错过。只有当这类玩笑开得太过分,当他们推他的胳膊、妨碍他工作的时候,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些话里和说这些话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从中可以听出一种令人怜悯的东西,它使一个不久前刚参加工作、也想学别人的样子来嘲弄他的年轻人好像被针刺了似的突然停下了手,从此以后仿佛一切都在那小伙子面前变了,变成

了另外一个样。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与同事们疏远了，他曾把那些同事们当做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的人而与之结识的。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最快快乐的时刻，他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一个矮小的、秃顶的官员的形象，耳边响起那小官员刺人心脾的话：“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两句刺人心脾的话里还能听出另外一句话：“我可是你的兄弟。”可怜的年轻官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他看到人身上竟有那么多毫无人性的东西，在文明的、风度翩翩的上流绅士中间，天哪，甚至在那些被上流社会称之为高尚、诚实的人身上竟隐藏着那么多凶残粗暴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知战栗了多少次。

未必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这样尽职尽责的人。说他工作热心，这太不够了；不，他对自己的工作简直是爱不释手。在这种抄写工作中，他看到了一个多姿多彩